

綠竹中搖雪呀

— 魔幻神奇境

绿叶丛中惊雷鸣

——魔幻神奇小说

王向远 亓 华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傅德林 马朝阳

封面设计: 任 磊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蒋福彬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

绿叶丛中惊雷鸣

——魔幻神奇小说

王向远 元 华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2 千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303-03199-5/I · 347 定价: 6.80 元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呈现出鲜明的当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已完全形成,文学的中心已淡化并逐渐消解,由以前的欧洲为中心,演变为亚非欧美澳多中心。团体流派意识也淡化了,一两个流派在长时期内一统文坛天下的局面已很少见。在创作手法和技巧上,作家们往往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富有探索性和综合性。各种思潮流派和各种创作方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此形成了无主潮、无中心、多层次的当代世界文学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坛的发展脉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失掉了以前那样的明晰的流派轨迹和众星捧月式的权威偶像,各种文学现象的联系由外显化转变为内在化,当代世界文学的统一性、整一性暗含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因此,如何站在世界文学的制高点上,在对各国文学作品的比较整理和归类中寻找出当代各国文学的内在联系,这无论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套书系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编者按照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文

048 424 04

类学原理,对纷繁复杂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抉剔耙梳、整理归类,将当代外国中短篇小说分为14类,编为14卷,这就抓住了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学新潮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逡巡彷徨,于是“废墟荒原小说”勃兴,流离失所或失掉精神家园的“现代流浪汉”主题也告形成;战后的混乱和苦闷情绪造就了一批痞子无赖,于是“颓废无赖小说”一时风行;当代作家对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认识与描写的深化,导致了“荒诞哲理小说”和“变态心理小说”创作的繁荣;现代化城市的高速发展,使“都市文化小说”应运而生;如何在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提下强化或保留民族文化风格,“民俗文化小说”和“魔幻神奇小说”表现了各自的文化取向上的独特性;“社会纪实小说”在信息化的时代方兴未艾,显示了美好的创作前景。与此同时,“讽刺幽默小说”、“爱情小说”、“性爱小说”、“社会问题小说”、“家庭生活小说”等传统的文学主题和题材也有了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时代内容。总之,这套书系的每一卷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当代外国文学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变化。这样分类的好处是摆脱了按国别或流派分类成册的局限,能够在各种作品的复杂关系中找到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使当代各国文学融汇贯通,实现出各国文学的相通性和联系性,便于总结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题材、主题与基本发展线索。尤其是书系中的《废墟荒原小说》、《荒诞哲理小说》、《颓废无赖小说》、《变态心理小说》等所采用的主题更富创意。按这样的主题题材对当代作品进行编选归类,这在国内应该说第一次。从编选范围来看,这套书系精选了世界五大洲的几十个文学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的名家名作,尤其给当代东方文学和拉美文学以应有的重要地位,有效地纠正了国内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偏向。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代外国的实际情况。日本文坛近百年来十分繁荣,当代文学也走在世界前沿,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拉美文学的发展自战后突飞猛进,出现

了“文学爆炸”现象，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全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文学名作精选本，给它们以显著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显示出当代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特点。总之，就主题分类的独创性、选材的全面性和精当性而言，这套书系无疑填补了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空白。目前在其他地方，包括台港地区，还没有见到过这样有规模、有特色的当代外国最新名作的大型分类精选书系。

对于国内广大读者来说，这套书的编选出版是很及时、很必要的。近年来，国内译介了大量的当代外国文学的新人新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数量很多，译文散见于各种书刊，精芜并陈，许多好作品躺在过期刊里，或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被置于故纸堆中，难与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外的一般读者见面。现在这套书系的出版，使有价值的作品再次获得了生命，给读者的阅读和收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这套书系的出版对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据我了解，目前大陆的一般读者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外国古典名著都比较熟悉，研究得也比较深入。但对近几十年来的当代外国文学了解得还不够，许多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往往讲到50年代就打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丰富复杂的当代作品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本书系的编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工作，它不仅对现有的译文分门别类地加以精选，还从原文中首次译出了一些名作，这就为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资料。

编选是一门学问，对材料进行筛选、整理分类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好的作品选本是披沙拣金、取精用宏，是对名家名作的一种发现和肯定。它要求编选者具有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鉴赏力，需要广泛认真地研读作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编者的辛勤劳动和工作成效，对出版社有关编辑的眼光和魄力表示由衷的钦佩。

因此,我很乐意为这样一套书系作序,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系,并祝愿书系主编王向远先生和开华女士在今后的科研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是为序。

1993年5月于香港大学

编选者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魔幻现实主义

王向远

本书编选的所谓魔幻神奇小说，指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拉丁美洲的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流派。该派的先驱作家，委内瑞拉的乌斯拉尔·彼特里在1948年首先使用“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次年，古巴作家阿·卡彭铁尔提出了“神奇现实”这一术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与“神奇现实”属同一范畴。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神奇现实”这两个词组的中心词显然是“魔幻”和“神奇”。“魔幻”、“神奇”才是真正概括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特点的主词。据此，我们把本书编选的小说称为“魔幻神奇小说”。

编选这样一本书，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对“魔幻现实主义”做出更为明确的界定。虽然“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到底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至今仍是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陈光孚先生在他的专著《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中，专门谈到了国外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有关理论探讨。从他介绍的情况看，国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的说法已不能为人接受。墨西哥评论家路易斯·阿莱尔在1967年发表的《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迄今仍被视为权威的观点。阿莱尔说：“魔幻现实主义并不像超现实主义那样，从梦幻世界中寻找创作的价值；也不像神话文学或科幻文学作家那样，去歪曲现实或创造幻想世界，……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像现实主义那样专靠精巧的风格取胜的美学运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首先是对现实所持的一种态度，……不是去臆造用以回避现实生活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而是要面对

现实,表现存生于人类一切事物、生活和行动之中的神秘。”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并不是虚构、系列的人物或是虚幻的世界,而是要发现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具有神秘色彩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源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观点与阿莱尔的大概相同,他坚持认为,他小说中的一切离奇怪诞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处描述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理论家和作家的这些阐述或表白,往往与读者(尤其是拉美文化圈外的读者)阅读作品时的感受不大相同。譬如说我们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百年孤独》,从理性上说,无论如何也相信不了人死了鬼魂还会出来与活人对话,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俏姑娘”在晾床单时竟与床单一起飞升,飘得无踪无影。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不相信”,中国人才把 Mágico 这个西班牙语不确切地译为“魔幻”。其实这个词本来是“神奇的”、“机巧的”、“突变的”、“魔术的”、“不可思议的”等意思。“魔幻”这一译词,倒是准确地传达了我們一般读者的阅读感受。

我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特性不宜在文学手法的层次中寻找,也不宜在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中寻找。它的特性只有在文化学的层次上才能确定。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把魔幻现实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观念,其次才看作一种创作方法。魔幻现实主义文化观念是建立在某种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传统文化是相对封闭的、较少受到现代科学文明浸染的具有蛮风性质的文化,它由显于外的生活方式(风俗文化)和闭于内的精神心理(信仰、思维方式等)两方面构成。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必须忠实地立足于上述文化的基础之上,忠实地用这种文化所提供的心理机制、思维方式、信仰习俗以及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去描述和阐述世界。“魔幻现实主义”在西班牙原文中的词序是“现实主义魔

幻”。(Realismo mágico),也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魔幻”。“魔幻”有两个层次构成:一是自然环境的“魔幻”性,就拉丁美洲而言,奇异的自然环境、自然现象——遮天蔽日的原始林莽,荒凉萧杀的大漠,瞬息万变的气候,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野蛮未开的土著人——都具有“魔幻”色彩;二是文化的魔幻性,这里的本土文化(主要是印第安人及黑人的文化)是远离科学文明的蛮荒文化。它们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笃信巫术、灵魂和宿命。倘若站在土著人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问题,一切事物便具备了神奇魔幻性。同时,拉美各国百年来的专制极权统治,带有极大的耸人听闻的令人吃惊的怪诞性、非理性,这种极权政治也是拉美“魔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如《百年孤独》、《族长的没落》、《玉米人》、《佩德罗·帕拉莫》等,都是上述魔幻的自然环境与魔幻的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

魔幻现实主义是建立在这种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学,换言之,它是一种文化载体。作家是代表一种文化讲话,而不是纯粹以个人身份讲话,作家必须用某种文化所提供的思维定势去思维,而不是纯粹个人思维。它不仅真实地反映某种社会现实,而且还真实地反映某种奇异的文化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所以,魔幻现实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个人色彩极强的超现实主义小说。虽然超现实主义也有许多神奇的、幻想的、不可思议的情节,如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成甲虫之类。但超现实主义的这些幻想纯粹是个人化的,它没有任何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依据。这才是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意识流中的大量神话因素、神奇幻想,也都在这一点上与魔幻现实主义相区别。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中的“魔幻”是客观自然的或主观文化上的一种真实,正如阿斯图里亚斯所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即拉丁美洲的‘真正现实’(客观现实),加上拉丁美洲人的‘魔幻现实’(主观现实)。”而超现实主义中的怪诞则是为了表现作家个人的观念而

有为之艺术手法。同样地,象征、预感、轮回观、打破时空,预感、预兆、影射、夸张、宿命、神秘联系等等,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法,也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所特有的,像轮回、宿命、预感、打破时空等,在各种现代派作品中也不乏其例。问题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表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作为单纯的艺术手法,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上的真实去自觉地加以表现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这些东西才构成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

正因为魔幻现实主义具有某种文化载体的特性,所以站在那种文化圈内看,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其描写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辩的;而站在那种文化圈外看,它是魔幻的、不可思议的、奇特而又新鲜的。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载体特性造成的双重的审美效应。

同时还要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当然不是被动地反映某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家们深入其内,而又超乎其外。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如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等都具有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敏锐的现代意识。他们一方面站在某种民族文化的角度并反映这种民族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原始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反映中贯注了深刻的反思,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现代意识和忧患意识。如《百年孤独》是对哥伦比亚长期闭塞、停滞的社会文化的痛切揭示;《玉米人》则揭示了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这种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创作姿态,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传统的民族文学,也有别于一般的风俗文化小说。

由于一个作家对某种文化的“出”和“入”的程度不同,魔幻现实主义就形成了两种状况:一种是,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另一种是,文化载体的性质不明显,只是在作品中部分地运用了某种传统文化观念,使用了某种魔幻神奇的手法,具有某些魔幻神奇的色彩,是一种不典型的魔幻现

实主义作品。事实上,即使通常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或代表作家,也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譬如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族长的没落》等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等只是使用一些魔幻神奇手法,甚至他的近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完全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这是一种正常情况。

在本书所编选的拉丁美洲地区的十几篇作品中,大多是典型的和比较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卢维纳》以描写魔幻神奇的自然环境见长。这种恶劣的可怕的自然环境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是常见的,作家的意图是以这种环境衬托某种文化的孤独、闭塞的困境。《都是因为我们穷》揭示的是可怕的“河水”与一个穷苦的农家的悲惨命运之间的神秘的对应性。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文身女》仿佛是个印第安人的神话故事,扑朔迷离,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风格。乌斯拉尔·彼特里的《雨》在一个人情味十足的现实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小孩的出现、失踪与久旱降雨的神秘联系,复现了印第安人以儿童作为供品向雨神求雨的原始观念。《强者》则表现了拉美常见的旱灾以及人们面对旱灾产生的近乎疯狂的恐怖感。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以极其精细的写实笔法,描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长翅膀的老头,并由此表现了该地居民的闭塞和迷信。《周末后的一天》表现了一个小镇单调平板、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有关小鸟一只只死亡,一只只从天上掉下来的描写,使全篇笼罩着不祥的神秘氛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则集中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影射”手法,小说中的格兰德大妈之死影射的是美国的势力在拉美的衰亡。巴拉圭作家巴斯托斯的《绿叶丛中惊雷鸣》集中体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用魔幻手法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题材的传统。除上述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之外,我们也选了几篇不太典型,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以使读者对魔幻现实主

义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巴拉圭作家里瓦罗拉的《灵魂伴侣》以灵魂、分身的观念为基础,描写了可以在不同地点同时出现的同一个人,在魔幻怪诞中寄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世界上的许多人,许多事物往往具有惊人的同一性,重复和相似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法则。墨西哥作家埃·加罗的《现在几点钟》写了一个人神秘的等待,等待的终点便是死亡。卡彭铁尔的《返本归源》根据加勒比人的传统的时间观念,真切地展示了时间倒转后出现的奇迹。《阴森可怕的差事》则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复杂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影射了拉美的社会政治状况。阿根廷作家因培特的《永远是未婚妻》运用了时间停滞的魔幻观念。这几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文化载体的意味不突出,魔幻现实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氛围、文化背景不显著,作家个人的观念意识占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运用了一些魔幻现实主义观念和手法。这类作品在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占较大的比重,有时很难搞清它们与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流派的区别。这也说明了流派之间的交叉互渗的复杂性。

魔幻现实主义原产于拉丁美洲,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它是否就是拉丁美洲独有的文学现象?换言之,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地区性文学现象?还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呢?

现在看来,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至今仍基本保存原貌的某种原始性的蛮族传统文化,或者,某种古老的原始文化观念至今仍流行于现代社会之中,这就为作家立足于这种文化或表现这种文化观念提供了可能。根据以上我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界定,作家自觉地站在某种相对封闭的、具有一定原始性质的民族文化的角度,用它所提供的思维方式现实主义地描写和反映这种文化观念,传达出与现代自然科学文明迥异其趣的非理性的神秘的文化氛围,就有可能产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文化依据是印第安文化,那么,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地依据某种传统文化,譬

如说神秘性极强的犹太传统文化,极富幻想的阿拉伯传统文化,充满奇迹的印度传统文化等等——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来。事实上,尽管除拉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许多国家的文坛中已经出现。譬如,中国 80 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就有一些具有魔幻现实主义性质的作品。我国西藏地区近几年出现的神魔小说很接近于魔幻现实主义。1988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长篇小说《街魂》、《平民史诗》,都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198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戏剧家索因卡的剧作《森林舞蹈》、《国王与死神的马弁》,尼日利亚青年作家本·奥克利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等,都可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只是对拉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作家作品,目前我们译介的还很不够。选在本书里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是我们极力钩稽搜罗之所得,但却不乏典型性和代表性。

黎巴嫩著名作家米哈依尔·努埃曼的中篇小说《相会》是一篇艺术水准很高,也很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努埃曼作为现代阿拉伯“旅美派”作家,曾长期侨居美洲,他的《相会》写于 1946 年,正值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期。在《相会》中,努埃曼以阿拉伯古老的民间故事传说、以神秘的心灵感应为经纬构筑情节,讲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悲剧故事。作者是站在阿拉伯的传统文化的角度上讲述这个故事的,其传奇笔法颇有《一千零一夜》的神韵,而《一千零一夜》也正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来源之一。在这一点上,《相会》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印度有着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更为优越的条件,因为印度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浓厚的魔幻神奇色彩,只可惜印度现代文学由多种不同语言构成,情况甚为复杂,给译介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本书选入的邦尼·鲁本的《魔术大王》算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小说的印度传统文化气息十分浓郁。作者不仅站在

印度文化自身的角度上描述堪称奇迹的魔术场面,而且还借此表现了印度传统的轮回报应观念。新加坡作家拉贾拉南的《虎》和格鲁吉亚作家顿巴泽的《黑头莺》是两篇描述神秘感应、神秘对应的小说。描写神秘感应与神秘对应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较为常见。读完《虎》就令人联想起委内瑞拉作家彼特里的短篇小说《鹿》。在《鹿》中,主人公打死了一头怪鹿,同时也造成了妻子的死亡;在《虎》中,临产的母虎与怀孕临产的女主人公也发生了神秘感应。母虎生下仔后被村人打死,枪声传来,女主人公的腹部也发生剧烈的绞痛……。《黑头莺》中的黑头莺是一种不祥的象征,同时黑头莺寻子与主人公思子之间也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创作被评论家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是意大利传统的民间文化。他对意大利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故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编撰的《意大利童话》在世界文坛上具有极高的声望。本书选入的短篇小说《在空墓周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印第安村落的生活。决斗而死被埋入坟墓的人却从墓中走出,骑马驰骋于平原。这种鬼魂的出现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是常见的。西班牙作家希龙纳亚的《海之死》以一种怪诞的魔幻手法十分逼真地描述了海的死亡。这和拉美作家笔下魔幻的自然奇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见出欧洲和美洲两个大陆上的西班牙语文学的相近性。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从犹太教传统文化出发,描述了一个幽灵重返人间的故事,具有一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总的看来,当代世界文坛存在着两种魔幻现实主义:一是作为流派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一是未形成流派,但已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文坛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预料,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992年11月

目 录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1)

编选者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魔幻现实主义 王向远(1)

[印度] 邦尼·鲁本

魔术大王 杜 健 译(1)

[新加坡] 拉贾拉南

虎 毛晓烈 译(20)

[黎巴嫩] 努埃曼

相 会 陈静芬 译(27)

[格鲁吉亚] 顿巴泽

黑头鹭 冀 刚 译(77)

[意大利] 卡尔维诺

在空墓周围 袁华清 译(88)

[西班牙] 希龙纳亚

海之死 文美惠 译(101)

[美国] 艾·辛格

重 逢 霄 柳 译(116)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卢维纳 朱景冬 译(123)

都是因为我们穷 倪华迪 译(132)

[墨西哥] 埃·加罗	
现在几点钟·····	张永泰 译(136)
[古巴] 卡彭铁尔	
阴森可怕的差事·····	赵贤铭 译(151)
返本归源·····	沈根发 译(159)
[危地马拉] 阿斯图里亚斯	
文身女·····	朱景冬 译(173)
[委内瑞拉] 彼特里	
雨·····	沈根发 译(179)
强者·····	王军宁 译(194)
[哥伦比亚] 加·马尔科斯	
周末后的一天·····	刘习良 译(207)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周子勤 译(227)
巨翅老人·····	韩水军 译(241)
[巴拉圭] 里瓦罗拉	
灵魂伴侣·····	段若川 译(248)
[巴拉圭] 巴斯托斯	
绿叶丛中惊雷鸣·····	宁 西 译(254)
[阿根廷] 安·因培特	
永远是未婚妻·····	朱景冬 译(288)
编后记····· (295)	